



西南遊日記十六 雲南

番島蔡乃煌捐

二十一日予約束行李為行計、通事由九重崖為山頂遊、將午、復吾邀題七松柵子、弘辨又磨石、令其徒雞仙書靜聞碑、二十二日、飯后、弘辨具騎候行、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輕裝、以重者始寄寺中、擬復從此還也、十里、過聖峰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四里、過放光寺、入錄其藏經聖諭、僧啣茶、不暇啜而出、問所謂盤陀石靜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視寺后層崖、并華首上下、合而為一、所謂九重崖也、必指此而名、開山后人但知其華首、覓九重迹而不得、始以點頭峰左者當之、誰謂

陵谷元易位哉、由寺西一里、始踞岫而上、又一里、其上甚峻、乃
踰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箐也、脊有二坊、俱
標為賓節分界、其處陔歷已高、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重淵之
底、由箐西隨箐下、有茅舍夾道、為前歲底朝山賣藥者所托處、
今則寂然為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為鄧川州道、直西者為羅
川道、乃通麗江、迤邐以下一里、有路菴當路北、山下曰金花
菴、西下二里、連有二澗、俱自東而西注、即菴花箐之路也、各有
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
大聖寺、西向、从其前踰脊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七里、

澗與前度二橋之流、俱轉峽北去、路乃西二里、踰南山北突之
岫、西其坡始西懸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塢間、是為白
沙嘴、隨嘴又西下二里、忽見溪壑自南而北、所謂和光橋也、雞
足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
向合飛花箐水、注于大石頭也、麗府生白公建悉檀之餘、復建
此梁、置屋數行跨其上、遂就而飯焉、橋西一小徑、自北而南、溯
流循峽者、乃浪滄會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隨流、少
北、即西上嶺、盤旋而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岫、西北下、四里、始
夷、又一里、為羅武城、其處搗始大開、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至

千戶營塢分為二、轉為南北塢、所謂羅川也、向自山頂西望翠
色襲入者、即此、皆麥與蚕豆也、羅武元城、一小城耳、村北有溪、
西自千戶來、即此、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北墜、峽合和光橋下
流、而東北經大石頭者、也、于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一里、有村在
溪北山下、曰百戶營、西五里、有村在溪北懸崗上、曰千戶營、于
是从千戶營溪南、轉入南塢、一里、至新厰、皆淘砂煎銀者北一里、抵分
界山之陽、渡一小流、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踰嶠、稍下、循西大
麓山之麓、北向行、一里、有村倚西山之麓、乃鄧川鶴慶分界處也、
寺悉檀寺、在房在焉、入宿、

二十三日、飯于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山行、
一里、有支自西山橫突而東、乃踰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為南
衙道、腰龍洞在焉、北向踰嶠者、為北衙道、鶴慶之大道隨之、予
先是聞腰龍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从大道行、期會于松檜、地名
大道托予、同頽僕策杖、携傘、遂分道从岐、由山脊西上、一里、轉
南、復有岐、緣南箐而去、予惑之、候驅驢馬者至、問之、曰、予亦往
南衙者、大路从此西踰嶠下、十里、問南岐何路、曰、此在雞鳴寺
者、問寺何在、曰、在南箐夾崖間、然此岐隘不可行、忽一人后至、
曰、此亦奇勝、从此夾踰南嶠、亦達南衙、與此路由中嶠者同也、

予聞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同由岐南行一里入夾
崖下拔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揅崖底若象
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即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束身鳥
登峽上則上崖呀然橫列若洞若龕若門若樓若棧者駢峙焉
洞皆不礙僧依之為殿左為真武閣又左為觀音龕皆東北向
下危壁殿閣之間有垂崖二重俱若象鼻下揅崖底中通若門
有二僧各踞一龕見客至胡麻方熟輒邀同飯予為再啜二盃
見龕后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跣而躡之復有洞懸其上層中空
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夾中升嶺即南岫道而崖懸不通復

下由穴門出轉崖左西南上仰見上崖復有巨而中呀然有岐
細若重迹拔條从之得一大穴門東北向前甃石為臺樹坊為
門曰青蓮界其左藥灶碑板俱存而无字无入棘蘿旁翳无可
問為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南有懸綃高
捲之幃之石上崖有洞巍張下崖即二僧結菴之處然登絕
俱不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上二里而崖窮夫盡山半坪
開又有泉自南岫東出由坪而墜于崖之右又分而交濼坪膝
墜于崖左崖當其中濯靈滌竅遂成異岫由坪上溯流半里北
向入峽中之流傾湧南向溯之一里澗形不改有巨石當其中

則湧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澗、絕元水痕、又溯枯澗北行、一里、路窮茅翳、蓋其澗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東向踴崩、拔崖、躋棘、又一里、得南來路、隨之北、一里、西涉一塢、復升隴、而西、有、岐、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予心知直北者為、南、衙、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一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巔、有、人、聲、乃、竭、蹶、拔、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踰、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即、在、此、文、巔、之、北、然、嶺、北、无、路、須、从、路、東、下、山、折、北、至、南、衙、乃、可、往、蓋、自、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為、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

其北腋中則腰龍在焉、南腋中即此路也、予乃愜然、隨路返、一、里、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至、南、衙、南、衙、之、村、不、甚、大、衙、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北、自、北、衙、南、抵、中、吻、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三、關、最、北、者、為、此、塢、南、北、亘、以、此、吻、東、隘、為、峽、口、其、南、為、中、所、屯、塢、亦、南、北、亘、以、江、陰、村、為、峽、口、其、南、即、為、千、戶、營、百、戶、營、塢、東、西、亘、以、羅、武、村、為、峽、口、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由、南、衙、之、后、西、南、上、山、登、道、甚、闢、一、里、有、亭、室、當、山、之、半、其、旁、甍、李、燁、然、亭、后、踴、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后、有、樓、當、洞、門、其、后、前、臨、平、川、后、瞰、洞、底、甚、勝、也、樓

後即為洞門。洞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聳而東削。甃以為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對層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瀦水環其下。沉紺映雪。光怪甚異。急由橋返級。穿橋下。綠臺左西降。十丈而後。及水。一嵌西崖。足四面。闊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壘環之。元有旁竇。水亭涵其間。儼若月牙之抱魄矣。水中深淺不一。而澄徹之極。煥然映彩。極似安寧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為腰龍。而文之

者。額其寺為金龍。洵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員如城。水滌三面。如瑛。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于石城者。石城旁通无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若其光滌之異。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上洞口。登前樓。則前楹后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扁鑰不施。一里下。至南衙。問松檜道。俱曰不能及。乃竭蹶而趨。由南衙後榜西山。而北。二里。為北衙。有廟在之南。門東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崖轟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折而東。共一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北下坡。一里。而及其底。始知南北二衙。

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巨澗流其間、自北而南、是為河底、蓋
即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派頗小、置木橋于上、越
之又北、見石梁跨巨澗、中有巨石、梁界東西而跨之、就其中
為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崖倚道、盤級而
登、左崖石澗、下嵌深淵、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壑山頭、
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入亭飯、一僧
以新瀾茶獻、曰、造通事與擔者久待于此、前途路遙、託言速去、
蓋此殿亦嚴江所構、以施茶者、故其僧以通事命、候予而致之、
耳、急飯、竟忘其地為熱水橋、而殿前所流即熱水也、从其側、又

過一石梁、跨山頭、與前梁同、下有小水、蓋西界山墜巨澗、過
梁、从中脊北向行、東西俱有巨山之脊、蓋西界大山、自雀慶南
來、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于河底之西者、為魯擺、由七坪東度、
分文南下、即此中脊與東界之山、故此中文之脊、又名西邑、蓋
西邑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為名焉、中脊與魯
擺老脊夾成西嶺、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于七坪之南、行
中脊十里、脊東亦盤為中窟之宕、脊懸西峽東窟之間、狂風西
來、敵捲入去、又三里、西北上嶺、一里、又踴嶺而西、一里、西北下、
一里、抵塢中、是為七坪、即中界所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成此

坪為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一里，始為度脊隘口。脊南有二三家夾道，脊西有村落倚山，尤繁。飛李日已下春，尚去松檜二十里。急踰隘北行一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穿，路循東脊行，一二里有數家之村。當北峽之口，曰金井村。始悞前之下穿累，者皆所稱金井者耶。隘口飛花夾村，嫣然若笑。由村北東向下坡一里，漸夷，東行嶺脊，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一里，復由脊北墜坑東下，抵其麓。塢乃大開，有三楹當麓之東，亦梵龕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二里，過數家之舍。東一里，漸墜，壑成澗，向東

去，折而北度一隴，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左右始有村落，知其為松檜矣，而猶未知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担者倚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為監厥委官，遂留止此。二十四日，昧爽，飯于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无水溝澗之形，似亦望東去。松檜之北，山復旋夾為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坂，為波羅莊。山从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一里，望北塢村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為山莊。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間，村戶出錯出，桃杏續紛，已而直抵

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為山莊、河底村、北溪自西而東、其
水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一自山莊西谷來、一自河底村南谷
來、俱合于河底村北、東流而去、亭橋跨之、橋北即龍珠山之
南麓矣、龍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亘、直接
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龍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
之東大山、即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南北大塢、樣共之
江、亦自麓江南下、潑鶴城之東、而南至此、為龍珠所截、水无从
出、于是自峯頂之麓、隨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搗入
其中、才一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象水于山腹合而為一同泄

于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過河底橋、即踰龍珠而北、與諸出入諸
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東也、予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徑
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担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
同行、蓋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于此也、從之、同東向、隨溪、行龍
珠之南、一里、迤越溪南、一里、又渡溪北、路隘甚、而夾溪有居者、
又一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踏東北踰龍珠支嶺、而下而上、東
北盤嶺共四里、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破峽奔決、即合
併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而東南經峰頂
之南峽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處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視

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予與碩僕墜壑東南下、八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向東筭半里、又南三里、始下至礮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一里、則巨石磊落、堆疊礮中、水从石隙、泛溢交湧、予坐巨石上、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其有餘穴、雪躍雷轟、交于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从舊道、一里、徑上既近、復扳石亂躍、又一里、登大道、東北上、一里、轉一里峽、見後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北一里、上倚石間、北過脊、一里、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間、寺門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所入、其東又有平土一丈、隔之、東

來之深、共江、屢經穴而屢分墜、至是而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者、在東也、予因越水北、東向溯流、見其从崖下過一穴、輒前旋穴下灌、如墜甕口、其聲鳴、每穴遠者一丈、近者一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當平崗之間、曰甸尾村、擔者之家在焉、入而飯于菴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入南來大道、即河底橋北上踰崩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一里、是為長康鋪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為鶴川橋、過橋、不半里、為長康關、廬舍夾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廬舍甚整、菴花流水、

環其間、其西即為朝寺、霞峰、正東與石竇山對、于是路折東北、八里而入鶴慶南門、內丈廟宏整、由其東、北行一里、稍東為郡治、由其西、又北行一里、出一鼓樓、即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為舊城、守禦所在焉、北一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為演武場、在路東、从其西、又北、五里、過一村、三里、為大橋、下水頗大而濶、乃自西而東、下樣共江者、時所行路當甸塢之中、東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村廬倚之、自此山之北、覺路石皆齒、如為仰管之半、磔趾難措、六里、為小板橋、小于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七里、為甸尾村之新屯、居落頗盛、轉

東、有王貢士家、乃入宿、二十五日、飯而行、一里、為馮密村、戶亦盛、甸頭之村止此矣、蓋西南有高崗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南山文筆峰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崗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抵馮密、乃沿高崗之南而東、徑樣共江、鶴慶麗江以此為界、馮密之西、有拂字高擁崖畔、即青玄洞也、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請俟、回駕、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揖不即出、乃隨之行、北上崗、一里、有路橫斜而成、又字交、是為三岔黃泥崗、其西南腋中、松連箐墜、即黑龍所托也、于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

躍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村倚其下、而崗則一望元茅云、又
 北一里為哨房、四五家當崗而踞、已為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崗
 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三五家倚
 西山路當其前、是為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
 為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
 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崗而北、七里、乃漸轉西
 北、望見邱塘閣在北山上、而樣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
 于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
 从峽間西北上、一里、踰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乃北下枯壑、

橫陟之、三里、復北上一崗、西北行崗上一里、又北半里、度一小
 橋、四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疊一峰、
 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亘、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
 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樣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
 關于崩脊、以嚴出入、又置塔于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
 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踰崖北登、予以其小者、皆大石累垂、
 路稜峭削、懸崖、上者一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
 也、不測、深澗、中關為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
知汝文字未通、仍其內、此加評、

躍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村、倚其下、而崗則一望元茅云、又
 北一里為哨房、四五家當崗而踞、已為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崗
 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三五家倚
 西山路、當其前、是為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
 為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其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
 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
 北、望見邱塘、閤在北山上、而樣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
 于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崖累、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
 从峽間西北上、一里、踰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乃北下枯壑、

橫陟之、三里、復北上一崗、西北行崗上一里、又北半里、度一小
 橋、四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疊一峰、
 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亘、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
 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樣共江、此山真麗之鎖鑰也、麗江設
 關于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于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
 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踰崖北登、予以其小者、皆大石累垂、
 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一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
 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為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
 其內、出入者皆奉木公命、遠方來者必止、闔者入白、命之入、乃

得入、故通守安詣州守、从天朝選至、皆駐省中、无有入此門者、
即詔命至、亦俱出迎于此、无得竟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
及焉、予以其使奉迎、故得入、一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
坑底、復登坡而北、一里、東北下山、又東橫度坡間者六里、轉北
二里、過木家院東、一里、度小橋、別土崗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
分崗環而東、直東、抵山之麓、以扼樣共江之流、由崗南陟其上、
為東員里、北行嶺頭、西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數里之外、
一里、乃下、隴北平疇大開、夾塢縱橫、崗下有一水、西自文筆峰、
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橋、北有二坊、守者數家、

于是西北行平疇間矣、北瞻雪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氣
鬱勃、未覩晶瑩、西瞻烏龍、在大壑之南、尖峭獨拔、為大脊之宗、
郡中取以為文筆也、路北一塢、窈窕、東入、是為東塢、中有塢水、
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與三生橋下水、同出邱塘東者也、
共五里、有柳徑抱、聳立田間、為土人送行折柳之所、路北即
萬字橋水、濛流而東、水北即象眠山、至此南盡、西二里、歷象眠
山之西南盡、垂、居廬駢集、崇坡帶谷、是為麗江郡所托矣、于是
一里、度石梁而北、又西二里、稅駕于通事者之家、其家何姓、蓋
子即迎予之人、其父曾奉差、坐于樓上、獻酪為醴、不能沾唇也、
入都、今以居積番貨為業、

已過午、通事往復命、予處其家待之、
二十六日、晨起、飯于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即命以
明晨往解脫林候見、傳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為七日
疑款也、

二十七日、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殆殘、桃花初放、蓋
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日、通事言木公命駕、下午向解脫林、
解脫林在北塢西

之支、本郡諸

剝之冠也、
二十九日、具飯甚早、通事備馬、候往解脫林、過西橋、由郡治前

北上、挾黃峰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一里、東瞻泉眠山、始與玉
河上流別、一里、過一枯澗、石橋、西瞻中海、柳岸漾波、有大聚落
臨其上、是為十和院、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為白沙院路、西
北度橋者、為解脫林路、橋下澗頗深、而无滴瀝、既度橋、循西山
行、一里、為崖脚院、其處居戶交集、屋角居棟、小隻旗、乃把事之
家也、院北一里、有岐自西山峽中下、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陔
嶺、為中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解脫林道也、乃由橋南
西向踰嶺、甚大、二里、稍夷、折入南峽、一里、別寺倚西山上、門
東向、前一分支為案、即解脫林也、寺南崗上、有別墅一區、近附

寺后、水公憇止其間、通事者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介予入、水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慇懃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極重礼也、叙談久之、茶三易、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寓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為滇人、頗能体主人意款客焉、

二月初一日、水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蠟兩來餽、下午設宴解脫林東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諸生許姓者陪宴、仍侑以盃、綴銀盃一隻、綠大餚八十品、羅列甚饒、不能辨其孰為异也、抵暮乃散、

初二日、入其栖林南靜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還解脫桐林、昨陪宴許公來、以白蠶易所侑錄縐紗去、命大把來、求作所輯雲遺談墨序、

初三日、予以序稿送進、復命大把事來謝、所餽酒果、有白葡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髮糖、白糖為綠、合探為一、以細麵、諸奇點、勃之合而不膩、初四日、有雞足僧、以省中錄就雲邁淡墨、繳納水公、水公即令

大把事傳示、求為校正、其所書洪武體雖甚整、而訛字極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顛倒者亦甚、予畧為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

編類、庶元錯出之病、晚以書繳入、

初五日、復令大把事來致謝、曰明日有祭丁之舉、不得由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來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知予前所言、以之、以書入謝、且求入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已午、木公去、以書答予、言中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麪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初七日、連校類分標、分其門為八、以大把事候久、予心不安、乃連宵篝燈、丙夜始寢、是晚既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棟

已完、聞有古崗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崗者、一名獵羅、在郡東北十餘日程、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光彩、地上有三峯中峙、獨凝雪瑩白、此間雪山所不及也、木公屢欲一至其地、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三年乃得至、圖其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后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予按圖知之、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其為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予神選而思一至也、

初八日、大把事齋冊書馳去、予遲、起、飯而天雨霏、純一餽以
古磁盃、薄銅鼎、併芽茶為烹瀹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折而
東下、甚大、一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東、有水
橋、度澗西北踰山為中甸道、以其橋南東行、一里、轉而東、是為
崖脚院、倚山東向、甚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
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曳天苑、素李之間、
宿雨含紅、朝烟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淒然、反成其勝、院東南有
窪地在村廬間、中涸无水、尚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之海子、環
為園亭者、今成廢壑矣、又南三里、有枯澗、嵌地甚深、乃雪山東

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元涓滴下流澗中、僅
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即東陶引水行、一里、望十和村落、在西
甚盛、其南為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
南一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二里、東瞻象
眠山已近、通事向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間、二里、抵
山下、水从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為大溪、折而南、二
里、析為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石橋、又析為
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后而
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狀、自象鼻水北坡垂塢中

南下至此結為小峰、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繞而北、接十和后山、南復橫開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于前、上為烏龍峰、獨聳文筆于西南、水家院南峰、廻峙雄閑于巽位、象大之中、以小者為主、所以黃峰為水氏開千代之緒也、从黃峰左腋、南上西轉、又一里、出其南、別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峰擁其后、聞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峰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昨、衝雨而至、以予尚未離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一里、乃稅駕于通事小樓、讀水公

書、乃求余乞黃石齋敘文、併索予書、將令人往省、邀吳方生者、先是水公與予面論天下人物、予曰、至人惟一石齋、其字畫為館閣第一、人品為海宇第一、文章為國朝第一、其學問為直接周孔、為古今第一、然人不易見、亦不易求、因問可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后、尚有人乎、予謂人品甚難、陳董若獨、后来亦未見其繼、即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儔、近則三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予同鄉人、今以成橋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殺、生死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然驚未知予至府治也、使者以復東返、前繳冊大把事至、以水公命致謝、且言古崗亦艱于行、萬、无

以不貲陷不測、蓋亦其托辭也。別聞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傷頭目者六人、至今未復。獵羅古宗、皆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為焚斷、是日雨陣時作、从樓北眺雪山、隱現不定、南窺川甸、飛柳繽紛、為之引滿。

是方極畏出痘、每十年逢寅、出痘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一有染痘者、即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為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山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五六十年、猶惴、奔避、水公長子之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

出、以舊歲戊寅、尚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慶新入者俱出過、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日、大祀事復捧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鉄皮褥一、黃金四兩、再

以書求修羅山志、并懇明日為其四子藝文木家院、然後出閣、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予許之、是日仍未霽、復憇通事樓、

其俗新正重際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教舉方止、每一處祭后、大祀事設燕、水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肯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

其地田畝、三年種木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即種痘菜之類、第三
 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又種禾、
 其地土人皆為麼些、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蓋國
 初亦為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
 初俱姓麥、自漢至國、民姓木、何、无他姓者、其北即為百宗、百宗
 初、太祖乃易為木、
 之北即為吐蕃、其習俗各異云、
 百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絕无雷、其人南來者、乃聞雷、以為
 異也、
 初十日、晨食后、大把事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

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一里、街轉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
 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一里、過東橋、于是循溪南岸行、一里、有
 柳二三株、在路右、騰間、是為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關
 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二重、初為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
 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為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又夾而成此塢、
 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
 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即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溉
 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踰脊渡江、即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
 與玉河會于三生之溪、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東轉、

隨東員崗之下，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于是三水合而成溪，共江之源焉。東員崗者，為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為木家院后峰，大脊從此南趨，霍慶，其東下者為邱塘，關其東北下者，環為此崗，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為一，沿東山東南下，而出邱塘東峽，自七和馮壘而達霍慶，崗首廻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鞏橋度之，曰三生橋，北有二坊，數家為守，自柳塘至此，又三里矣，其北有良疇，而南則登坡為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闢平塢，直北即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間每有村廬，就窪傍坎，垂花柳

色，晷映高下，一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西而東下于溪，又南踰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予，又屢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啣，語予不之省，比予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南向甚嚴，前有大石獅，四面墻垣之外，皆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二重，廳事亦嚴，从其右入內廳，乃拜坐，進茶，入西側門，搭松柵于西廡之前，藉以松毛，迤西重禮也，大把事設二卓，坐定，即獻紙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即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无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為四教一篇。

使知所法程、以為終身佩服、予頷之、折其南封、乃水公求予作
丈、并為其子斧正書、后寫一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予與四君、即
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階下、午、丈各就、予閱其作、頗清亮、二
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為批閣、予將為舉筆、二把事曰、餒久矣、請
少遲之、后有茶花、為南中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
从之、由其右轉過一廳、左有巨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
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四旁蒺藜、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
花尚未全舒、止三十朵、高吸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觀、且花少、
葉盛、未見燦爛之妙、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間地寒、花

較寒也、把事言、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予初疑
為數百年物、而豈知氣機發旺、其妙如此、已還松棚、則設席已
就、四君獻歎、復有紅毡麗簾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階下、每獻
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言
語清辨可聽、威儀動盪、悉不知其節、為予言北崖紅映之異、時
予欲由九和趨劍川、君曰、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徒諸出
痘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从鶴慶便、餉味
中有柔猪、鼈牛舌、俱為予言之、縷、可聽、柔猪乃五六觔小猪、
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鼈牛舌似猪舌、因為余言其地
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予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

多蹇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北地山中、人无田可耕、惟納蹇牛銀為稅、蓋鶴慶以北多蹇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蹇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予、曰燈下乞細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予領之、四君送予出大門、似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予、東南一里、宿村祇家、予挑燈評文、就卧其西廡、

十一日、通事取所評文送水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午、覓負擔

者、久之、得一人、南行一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邱塘關、內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予、獻茶、其關橫屋樞、三南向踞巔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无甚隘險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文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于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登塔于上、為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江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為犄角者、關人指其東麓、即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間者、此地有路、半日踰此嶺、又一日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辭通事以騎返、予同担夫、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隙拔峯而下、二里、抵其麓、西南陟

橋、西有坡、南向隨之、七里、下坡、西有塢、南開而中无水、三里、橫陟水、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折而東行、一里、踏左復起石山、與西山對、路行其中、二里、逾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東半石峯、尤為巖業、南二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一里、其支復東突、再南踰之、下六里、還頤東突、峯南、有崖嵌、成門、終步探之、雖有二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八里、數家、倚西山下、于是復見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疊為田、村之前、已引水為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隨渠盤西山、東突之嘴、又三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郭也、聚落倚西山、頗盛、

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南、半里、為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過一村、西南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而南、一里、有數年居、坡脊、是為七和哨、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四里、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為三分黃泥崗、蓋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當其下、大道由峽直東南、崔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東、至馮密、其下已屬崔慶、脊東高亘處、南下馮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于是西瞰峽內、松

筭遙連、路依東向漸下、六里至馮密、纔過午、覓宿店、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曾于悉檀相晤者、担人御担去、予吹飯其家、欲往青玄洞、陳生止予曰、明日登程、可即从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同東陟塢塍、蓋此塢即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崗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趨、若退而出于門者、故塢東之脊、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即與漾共江過、湖之北一里、有水橫橋橫江上、以橋東渡、水凡四接、循東岸、溯之而南、一里、登東隴、其上盤隴成畦、闊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嘴、東界尖峯最聳、是為筆架峯

正西與馮密后堆穀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予勸其勿遷、惟來脉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后、若引从墓右、環疏于前、是即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木橋渡江、共一里、還寓、陳生取酒獻酌、予囑其覓遠行担夫、陳生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十二日、陳生為予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既飯、展轉久之、得一入、曰趙貴、遂行、予以純一所饋、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貴酒、从其居之西、浹一澗、即截塢而西北、一里、登西坡、已逼堆穀峯下、坡上引水為渠、南注、架木而度、即南循東下

之脊而上、三里、得平崗、由崗上西行、半里、直逼山下、有廟臨崗而峙、廟南、東下、臨壑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徹、乃香米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崖、有洞東向、闢門、其上迴崖、峽岨、即青玄洞也、二廟皆不入、西岬山直上、七里、抵崖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闢為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右外又環石于左門之下、以為外門、由環石竇間入、登左門、其門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而南、即天光一縷、下墜、高數十丈、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即豁為右門、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

之前、懸石外屏、既覺迴環、旁達二門、上通一竅、更為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前、有巨碑中立、刻詩于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炬、乃令担人秉炬、見內洞分二門、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扳左隙上躋、既登一崖、其上夾而成隙、披隙入、轉而南向、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為窅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遙透、以為通別竇矣、再前諦觀、光自東入、始悟即右門所入之大竇也、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下、乃伏而窮之、二丈、愈隘、不能進、倒退而出、循石崖之壁、其西南、得一門、初亦小、內稍開、二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又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

邊透處也。向明東蹈，左右審頌，石雖蜿蜒而崖无別竅。至大碑后，錄其詩，并出前洞，以梯懸垂石內，后崖亦錄其詩。僧瀹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當門，猶未盡放也。是洞前後分歧，窳窳前之罨映透漏，后之層疊嶙峋，擅斯二美。而外有迴崖上擁，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崗，予欲北探黑龍潭，担者言黑龍潭路當从黃泥崗西下，不然亦須从馮審后溯流入。此山之麓，无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潭，此峽為黑龍潭，此下為香米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為潭，其勝如一軌，不煩而探，予然之。遂南向，趨香米，其潭大數十畝，淵然澄碧，蓋即平崗之脊。

東向南環，與西山挾潭于中，止西南通一峽，容水去，路从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迸，水从中溢于潭，乃橫石度溢口，崖前巨石支門，水分濼，巨石之隙，橫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嗽其下，崖樹絡其上，幽趣濛濛，人不暇他顧，已披隙入洞，中巨石斜騫，分流行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錯落，上如懸幕，下如分蓮，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玄同，入數丈，后壁猶有餘光，而水自下穴出，无容入捫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一里，轉南，又一里，轉而西行，逼西山之麓，復南二里，則西山中断，二崖對夾如門，上下逼湊，其中有路，緣之上，蓋

此崖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疇、崔慶獨下透而北、兩界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西山之后、猶麼步之俗耳、自此而南、東西界后、亦俱狹、屬崔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下出、予溯而窮之、轉北、其水分二處、東向出、皆溢而石下、无大窟也、乃踰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二里、有洞連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二丈、高亦如之、三門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莫殷紅、前則桃花點綴、俱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為可惜耳、崖右、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臂而下、腋中衝砂墜礫、北轉而傾于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臂之脊、始迴眺見之、似亦不

深、舍之、南踰臂脊東下、一里、村廬十數家、倚西山之嘴、是為四莊、其南腋中有龍潭一圍、大百畝、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挿潭而下、路盤崖上、凌其南、又一路循潭東岸南繞之、泄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即東出而注于小橋也、其西北腋崖迴轉、石脚倒挿、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結檻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潔迴、峯崖倒突、而水尤晶瑩、晃漾、更勝香米之景、惜已從潭東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以西崖踰險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一里、有石山之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其西南轉腋、有古廟當其間、前

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而質廉利、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厲也、入邛無人就廡而飯、乃循東突之峯東行一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平川、後聳石峯、嘴下石骨稜、如側及列、鰐水流一線、穿于其間、曰、南行、心異之、仰眺后聳石峯、萬萼雲叢、千葩蜃結、以為必有靈境、担者曰、近構一寺曰崔鳴、不知有人栖否、予乃令担僕前行、独級而躡其上、披綃蹈躡、一里、陟峯頭而菴在焉、門東北向、有堂三楹、洪西方大士、左有樓祀文昌、不大而飾垂未完、有一道栖其間、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異雀之異、道者造至、募建此菴、故鄉人感而名之、道者

甫宿、予以担僕已前、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菴之南、村廬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崔鳴之峯南北如双臂前舒、但崔鳴嶙峋而繚繞、此峯聳拔而拱立為異耳、是峯名石寨、前有村、曰石寨、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為潭、小子四莊、東乃環堤為堰、水从堰東注壑去、即東出于大板橋者也、一里、越堤南、復循西山南行、其地漸莽、无田塍、村廬之托、予想无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東注、路東轉而南渡之、于是為演武塲北村、西望為東西龍潭大村、蓋此水即為西龍潭所分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匯水頗大、東北流者即為此水中

為城北大路水、口東南引者、即為城中之水、其利為一郡之冠、云、又南十一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東向之處、其東有竹叢村、即來時所遵道者也、从大路、南行、又四里、而抵雀慶北關、抵北宿于關外、乃入北門、是為舊城、又南一里、折而西行、為禦前、禦所在焉、摩尼山、復吾師之子張生家、北向而居也、入邛之、往摩尼、未返也、轉南、再入城門、是為新城、始知雀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東、入新城、一里、仍出二北門、入寓而臥、

西南遊日記十七 雲南

十三日、早飯平明、抵北門、从門外循舊城、西一里、轉南、別新、復拓而西出、過西門、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橋、西三里、乃踞坡、一里、踰坡西下、其坡自西山東下、至此伏而又起、其南北有峯、舒臂前抱、土人稱為旗鼓山、而坡上塚壘、蓋郡城之來脈也、土人云、昔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崗、國初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數斷其後脈、即今之伏處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適成其勝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即上踞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墜坑成峽、又一里、南渡西峽之上、从南坡踞峻、西登二里、稍

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轉而北向、珥峽中、峽乃墜水枯澗、巨石磊々、而疊登因之、中元澹澗、東西二崖、壁夾駢湊、石骨稜々、密翳蒙蔽、路緣其中、白日為冷、二里有巨石突澗道中、若鷓首之浮空、又若蹲獅之當戶、由其右崖橫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東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峽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聳起、如奮翅臂霄、而南崖亦斬削相逼、中湊如門、平行其中、仰天一線、以為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峯環壑轉、分為二岐、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適、得牧者問之、知西北乃樵道也、从其西南、三里有峯中壑、懸壑中、

有茅舍當其上、守者之居也、从其南、平行峽中、西望尖峰聳立、高出衆頂、疑路將出西北、及西四里、稍下窪中、二里抵西窪東麓、其處窪而無水、西北西南之峽、似俱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壑、至此皆中窪而非外泄之峽矣、从窪西南上、遂披尖峰東南峽而登、密樹蒙茸、高峰倒影、一里循峯西轉、遂逾東度之脊、西半里、盤尖峯之南、西北一里、又踰其南度之脊、此脊高于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从東度者南轉、而脊南猶非其度處也、踰脊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峰之西、至此蓋三向挾尖峯而行矣、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

西下、抵盤壑中、其處東北西三面皆崇峰、西北東南二面皆墜
峽、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四里、踰前崗、有廢舍踞崗
頭、是為汝南哨、其東南塢中、有村倚東山、土官所居、土人又名
為虞蠟播箕、由哨南下、行塢中一里、遂南入峽、東土峯逼夾、其下
頗大、一里、出峽、乃飯、見東南復有墜壑、乃盤西峯之南、又西陟
塢、一里、又陟其西峯、而南盤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峯南壑、路从
深樹疊石間下、甚大、一里、轉峽度脊、其下稍平、西南一里、有茅
棚、膏糞崗頭、乃沽以潤枯腸、又西南一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
峽來、徑壑中、北透峽去、是為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

度、南而北、其水猶濫觴細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
北出、當西轉南下、而合于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源、不第始
于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為中道、涉水
西、从西坡南向上、迤邐循西山西南、三里、乃折而西南上、甚峻、
一里、又折而西、二里、西逾嶺脊、即南从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
北盡于清水江西透之處也、越脊、西下峽中、一里、峽始開、而下
愈大、又一里、始就夷、行圖壑間、又一里、乃循南峯之西、而南盤
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群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闊、
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則劍川湖也、西南層峰高峙、

雪色弥莹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崖、其西石峯
倒湧、峽岬嵯峨、駢錯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見居廬環倚、似有樓
閣瞻依之狀、不辨其為公館、為廟宇也、以其上南向、依東崖下、
二里、西度峽脊、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
南向、直趨劍湖矣、于是南望湖光杳渺、當東山之麓、湖北帶壑
連青、環壑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間、隨峽元路、反以峯頭透吻西
去、一里下、轉西峯而盤其南、又一里、于是南面豁然、其前无障、
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倚西山、當其交接處、去此尚遙、路盤坡
西行、一里、从坡西峽中南行、五里、抵山麓、循崖西折、一里、別村

居倚山西塢、環堵甚盛、是為山勝塘、問距州尚十里、而担者倦
于行、乃止、
十四日、飯于山勝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一里、
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从其北、西轉而挾之、復西南行、平疇中、
雨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湯、南注湖中、然
湖自下山、勝、已不可及矣、隨溪南行、三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流
盖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北四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一畝、為
劍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后大脊、寔此川發
源之所、則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

合併之、其盤曲至此、亦不下五里、則源水江亦其源可知、从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勝塘北之山盤夾之、山勝塘之東山、南墜而為川、又東、則東乃南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為對、是山勝塘者、寔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闢而為川、以瀕湖、其西北夾而為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六里、經于坊下、久之、乃西南復行勝間、七里、一小流西來、乃湖之西、八里、抵劍川州、治元城、入其東街、抵東州、乃北行、稅行李于北街楊貢士家、買魚于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乃祠死節段公者、段名高、饒州人、萬歷末、以進士為重慶巴縣令、閤家死、奢

酋之難、故奉詔立祠、今其長子煦、廕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頗盛、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碗、出祠、還寓、以魚界碩僕、今守行囊、予同主人之子、令担者挈飯一包、為金華之遊、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即大脊南下、分為湖東之山者、是為東山、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崖場諸山、南與羅尤後嶺、胡碩西峙、是為西山、其北則山勝后嶺、自東山北轉、西亘而掉其尾、其南、則印崔山自東山南下、西碩而廻其嶺、中圍平川、東西濶九里、南北長十里、而湖匯其半、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湖獨行于東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

霍慶之西、而稍偏于南、在麗江之東、南、而稍偏于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于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于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脉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由州治西行十里、及其麓、有二寺並立、而東、不宏敞、寺后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洒、竹影菴花、翳映有致、為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踞崖西上、有關帝廟、東向、而其處漸高、東俯一川、甸色湖光、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甚為明媚、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二里、北循坡而下、為菴花塢、南分岐而上、為萬松菴、而直西大道、則西逾嶺而抵莽歇嶺也、乃隨楊君導、从北坡下百步、而菴花千樹、深紅淺暈、倏入錦

繡叢中、穿其中、又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即萬松菴、其下為段君墓、俱東向、段墓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并菴花塢、其初皆為土家山、墓為段氏所葬、而菴花萬松、猶其家者、萬松昔為菴、今亦嘗為馬鬣、門為不可入、遂从關廟側、一里下山、之北、有峽甚深、自后山環峽而出、澗流嵌其下、是為崖塢、二崖駢立、其口甚逼、自外遙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予溯流、其入以急于金華、遂循山南行一里、有崗如堵牆、自西山而東、亘州南、乃引水之崗也、逾崗又南一里、有道宮倚西山下、東向、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中然修者、非黃冠、乃瞿曇也、引

予遊館中、觀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由予少憇、予急登山、乃出、从宮右折而西北上、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為土主之宮、而前有閣、后兩古柏夾立、虬藤天菴、連絡上下、流泉突石、錯落左右、亦幽閨名區也、與何公子遇、欲拉予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邀予相晤、予約以下山來、后詢何以進士起家、乃諱可及、遂从廟右西上、于是崇拔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轉突崖之上、其崖巉岨、坡右、下臨深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从此上眺、双崖駢門、高倚峯頭、其內環立、巖翠、彷彿有雲旌羽裳出沒、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懸陡、

一里、而登門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二崖中闕、上揀霄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楹左右恰支兩崖、而峽从其前下墜、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后、有池一方、引水从后峽滴入、池上有飛岩嵌石崖間、一僧藉岩而栖、當二崖夾立之底、停午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綢繆戶牖而已、由崖抵坡、嶠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崖右歷棧、踞前崖、有玉虛亭、咫尺有幽曠之异、予乃先其曠者、遂踞棧盤右崖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端聳雲外、脚插峽底、棧架空而橫倚之、東度前崖、乃盤南崖、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即峽門

右崖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三面峭削、凌空無倚、前俯平川、烟波
 村樹、歷、如画幅倒鋪、后眺內峽、環碧中迴、如蓉城蓋闕、互相
 掩映、窈藹莫測、峯頭止容一閣、奉玉宸于上、予憑攬久之、四顧
 无路、將由前道下、忽有一僧至、曰此間有小徑、可入內峽、不
 必下行、从之、从閣左危崖之端、挨空翻側、踐崖紋一線、盤之西
 入、下瞰即飛棧之上也、一里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峯內簇、辨分
 蒂紹、中空如蓮房、有員峯獨穹于后、當峽中峙、兩旁皆有峯攢
 合、界為二峽、合于中峯前、旁峯外綴連崗、自后脊臂抱而前、合
 成峽門、對距止成線、外圍中簇、此亦洞天之勝也、崗上一峯、

共有五頂、土人云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即不藉五行、
 亦豈輸三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株栢一株、頗巨、當
 兩峽中合之上、予欲上躡中峯、見閣后路甚仄、陟左峽而上、有
 路前踏峽門左崖之頂、乃陟峽而北、躡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
 間、路至此絕、予猶扳峽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之子與担夫、
 俱在下遙呼、乃返、从內峽三清閣、下墜峽底、一里至峽門內方
 池上、就岩穴僧栖、敲火沸泉、以所携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
 出峽門、循左崖東行、僧指右峽壁間突崖之下、石裂而成門、下
 臨絕壑、中嵌峽崖、其內直逼山后莽歇、峽中从来皆虎豹盤踞、

不敢入予欲南向懸崖下僧曰既无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阻危崖内无火炬即不遇虎亦不可入楊氏子曰急下山猶可覓羅尤温泉此不測區必不能从也从之東北下山一里路分二岐一循山北下為入州便道一東隨坡下即乘時道僧乃別从北去仍東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瞰土主廟后石高三丈東面平削鑿三大天王像于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崖脚水托一塔右左二像少殺之土人司出兵必宰猪羊夜祭之祭是為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廟后牲鳥有戰必有功者也南上坡循西山之東逾坡度塢南向而行村之倚坡臨川者籬

舍屈曲竹樹扶疎綴以穠桃素李光景異甚三里得一巨村則金華之峯至是南盡又下為盤嶺廻亘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逾之从楊村而達焉由村南東盤東突之嘴一里南轉得羅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處有温泉在村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而春至則涸成汙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環堵之内今觀之與行潦无異土人云其水與蘭州温泉彼此互出溢于此則彼涸溢于彼則此涸大意東出在秋冬西出者春在夏其中間隔重峦絕箐相距八十里而往來有時更代不爽此又一異矣村中有流泉自西峽出

入爭引以灌、與溫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龍寺、以晚不及探、遂由
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橋、北有居廬、為水寨村、从村北折而
西、望金華山石門之峽、高懸雙關、如天門曼峙、又一里、抵北州
治、入南街、一里、返寓、
十五日、予欲啓行、聞楊君喬梓言、莽歇、嶺為一州勝處、乃復為
一日、停命、担夫裹飯以遊、先从崖塲入、崖塲者、在金華北峰之
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剖層峰為二、其內皆雲、春水碓、極幽寂
之致、莽歇正道、當从南崖上、予意披峽而西、由峽底覓道上、更
可兼盡、遂溯流入、始緣澗北、不得入、乃度澗南、入南崖之上、即

昨、菴花迷塢處、而此當其下、嶺、矯首而崖逼霄、但謂澗底流泉、
別有天地、不知峯頭春色、更占人間也、曲折三里、祇容一溪、宛
轉、亂春、五、峯、既而峯迴、峽轉、前嶺四亘、夾澗北來、中壑稍開、環
崖愈嵌、路亦轉北、而迴眺西南嶺頭、當是莽歇所在、不應北入、
適有樵者至、問之、曰、此澗西北、从后山來、莽歇之道、當从西亘
之嶺、南向、踞其脊、可得正道、从之、遂緣西亘嶺、西南躋之、雖无
路、方位已不出目中、一里、遂南、踞其北、突之脊、東來之路、亦逾
此折南矣、从之、此峯自金華山北向橫突、从此下墜、前盡于峽
口、后盡于所逾之脊、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北向橫突、夾金華山

之后、而為北下之峽、蓋二山从西南老君山來、分支並馳、中夾
 成箐、石崖盤錯、即所謂莽歇嶺也、于是循金華山之西、南一里、
 又漸下抵箐中、東崖即金華山北嶺之后、西崖是為莽歇、皆純
 石危亘、駢峽相對、而路當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橫障箐中、下嵌
 成屋、懸覆二丈、而東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无隙、从
 象鼻卷中、傍東崖上透、遂歷覆崖之上、望東西二崖、有石皮壁
 覆雲、西崖尤為峻岷、上露二亭焉、因西向踞危登之、其亭東向、
 倚崖綴壁、浮嵌嵌仄、而南列者較大、位佛像于中、左壁有泉、自
 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撫虛而過、得片石、

冒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崖
 之上矣、憑眺久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崖迴石障、不知其處、復東
 下箐底、溯細流北入、則西崖轉嘴削骨、霞崩幃壓、其勢詭異、一
 里、矯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剝旁裂、或層堆或直劈、各極驚
 騰、有書其上為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高、或云以篋
 羅藤索、从峯頭倒掛而書者、西崖有白衣大士、東崖有胡僧達
 摩、皆摩空粘壁而成、似非人迹到里也、二里有玉皇閣當箐中、
 由此扳西崖、捱石磴、有僧扳一閣于崖隙、閣東向、其崖上下陡
 絕、中嵌橫紋而閣依之、挨橫紋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

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蓮座也、其北橫紋并絕矣、聞鯨轂遙遙、即此閣僧、其師為南都人、茹淡關幽、昨以禪誦赴崖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予待之、予愛其幽險、為憇閣中作紀半日、僧留予飯、下午而師不至、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云金華尚在東、隔大脊一里、箐中元路上、東向直踞東崖、乃南趨逾嶺而東下之、蓋東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為難、予時神往、即下玉皇閣、遂東向扳嶺上、愈上愈大、一里有路緣峯腰自南而北、担者欲北、予強之南、四里、此路乃南通后嶺、非東南逾嶺者、乃復東向踞峻、担者在后、呼之不至、予不待、竭蹶

上躋一里、而東逾其脊、从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東、即从脊南趨一里、又東南踞脊上一里、始凌金華頂、于是北眺麗江、西眺崔慶、南眺大理、東眺蘭州、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久支處、南之印崔、橫環處、雪痕雲派、无不歷、獻形、正如天際真人、下辨九州、皆如一黍也、復从頂脊南行、脊上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予知乃楊庄、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線垂箐下、从之、下一里、路窮箐密、傾崖倒坎、歎仄蒙翳、下嵌莫測、乃扳枝橫跌、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无際涯、

既而審視、忽見一塔下湧、雖隔懸重箐、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板墜之法、三里、有線徑伏箐間、以之速行、二里、得中窪之峽、一里、出三清閣之后、下峽門、過昨所飯處、元入、乃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矣、以北循西山、北向下、寓、則担夫猶未歸也、

十六日、平明、炊飯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羅尤邑、予以為將瀕湖而行、而大道皆南西循坡、竟不見波光渚影、途中屢陟崗、越澗、皆自西向東、而崗澗俱不巨、皆有村戶、八里、一村聚落頗盛、以其南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歧西南入、乃石宝山

道也、从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雀慶山、尖聳而當湖之南、為一川之南屏、其脉、自湖東南下伏、而西度復聳、故榆城大道、過海門橋、繞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逾而出觀音山、湖流所往、由海門橋、繞山北而西、由其西盡處、南搗而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雀西南、東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駝強江北流、故其路始、从此溪北峽入、又以駝強江東峽渡、然後及石宝之麓焉、由歧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峽、以峽南上、轉而西行、一里、已遙望石宝山尖穹西大峯之南矣、于是復西南下、一里、涉澗、乃南向陟層崗、峽中曲折三里、始南逾其脊、南下一里、有水自西南峽來、至

此折而東去、是為駝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勝連阡、南
陟之一里、有村戶依南坡下、頗盛、是為駝強村、从村南復隨箐
南上、一里、登崩脊、从脊西望、老君山雪色崢嶸、在重峯夾澗之西、
始知石室之脉、猶从金華南下、而盡于駝強北轉之處、若老君
之脉、則南从橫崩而盡于黑會瀾滄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南
下、度峽岫、一里、東望海門橋之溪、已破峽嵌底而南、有路隨箐
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盤西峯之南、此石室道、乃
南上盤峯、一里、凌峯之南、遂西轉、从崩頭西向行、二里、下逾脊
西、隨之南、一里、又西南踰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室之央、與西

峯並峙、而白塔高懸其間、南一里、遂墜空直下、二里、抵崖麓、則
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崖峽中、而兩崖東西夾峙、巉石飛蹇、
古木盤聳、懸藤密箐、蒙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
玉龍下馳、而旁不露津涯、蓋西即石室之麓、東乃北繞之峯、駝
夾止容一峰、水下嵌上逼、極幽異之勢、循東崖南行、三里、夾壁
稍開、有石梁西渡、立梁上四眺、尚不見寺托何處、而梁南二崖、
瀾水而上、已无纖徑、橋東有路、南踰東峯、則沙溪道也、度橋西、
半里、西壁稍開、中墜一坑、甚大、有巨閣當其口、已傾圮不蔽風
雨、而坑中亦无入路、惟仰見其上、盤崖層疊、雲迴幃擁、如芙蓉

十二樓、路循坑右盤崖、登曲折上、一里、入石宝山門、殿三四層、俱東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寥寂、然石皆殿址、固自雄也、予停行李于后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后、初不延納、予不顧、即以殿北盤左腋、窮北岩二重、復下、从殿南盤右腋、窮北岩一重、又下、則老僧已炊黃梁相待、時已下午、从右腋上皇玉閣、窮塔頂、既暮、始下、盖后殿正嵌崖脚、其層亘之崖、重、上盤、而路从兩旁腋間分道橫披而入、其前既懸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斷不能交通、故殿后第一層分嵌三竅、北竅二重、路从北腋轉、南竅一重、路从南腋轉、俱迴臨殿上、而中間不通、其上又環為第二層、殿

后仰瞻不見也、路从玉皇閣北轉、即凭臨第一層之上、从突崖北陟、踰北支西上三里、凌后峯之頂、頗平、西一里、有白塔當坪間、又中窪為土塘者二、而无水、窪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而有水、其頂即西並大峯、其峯橫列上聳、西擁如屏、欲踰其上、特路絕、已暮而止、十七日、由石宝飯而下山、一里、度橋東上、即轉東南、二里、東逾其脊、轉南、漸下、轉西、三里、轉東、四里、循山南轉、五里、過一南度之脊、六里、越崩而南、始望見沙溪之塢、關子東麓、所陟之峯、與

東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夾大塢、而劍川湖之流、合駝強江出峽、貫于川中、所謂沙溪也、其塢東西濶七里、南北長八里、所出米穀甚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九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為級、穿門踊辨、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即鐘山也、去而后知之、欲返觀、已无及矣、十里、東南下十里、及其麓、以田勝間東南行、九里、得一大村、曰沙腿、遇一僧、欲留予觀鐘山、予將从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欲一觀大理、更聞此地東去、即觀音山、為崔慶大理通道、若捨此而西、即多未了之願、乃別僧、東南行勝間、八里、至四屯、村廬甚盛、沙溪之水東流、有木梁東西

駕其上、甚長、度橋、又東南望峽坡而趨、七里、由峽踴坡東向上者六里、得一坡頂、踞而飯、五里、見路右有峽西墜如割整、其南有峽北向、一洞亦北向、關門、銀于墜峽、惟隔崖眺望、不及扳也、四里、抵東脊之下、有澗自北來、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墜峽間、大路涉澗而東、逾脊、已乃知其為三營道、如欲趨觀音山、當溯澗而北入塢、予乃復返澗西、北向溯之入、行夾中、兩旁石樹漸合、三里、出夾、乃東北踴坡而上、坡間萬松森列、馬纓花映日、燒林而无人、穀二里、折而東、又一里、始踴其脊、南北俱峯、中反窪而成岫、穿岫一里、始東北向下、望見東界遙山屏列、上干雲漢、

而其下支撐隴盤、猶不見下關之塢也、墜峽而下、二里、又見東麓海子一圍、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徑蕪塞、第望之東下、又二里、始其路自北頂東下、隨之東北降、五里、及山麓、之東、平壑內環、小山外繞、自西大山北麓分支、回環東抱、又折而西、夾于南麓、四週如城、中闢如規、此半衍為平疇、南半瀦為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峽墜去、其中蓋另一天成也、當壑之中、有居戶駢集、是為羅水哨、其北崗峰、如負宸獨擁于後、而前有廬室倚其陽、是為李氏之居、李名某、以進士任吏部郎地靈人傑、信有徵哉、東行曠疇間二里、過羅木哨一里、大道自西北向東南、

交過之、又一里、抵東崗下、循而北、乃東向逾嶺而下、一里、及其東麓、有數家瀕東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澗峽發源、經觀音山、過此而西南繞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鳳羽閭江、而同入普陀、崆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時將暮、担者欲止、問村人不得、乃悞从村南度小橋、由溪東大道北二里、得觀音鋪村、已日暮矣、乃宿焉、

十八日、促飯、而担夫逸矣、久之、店人厚索予貲、為送浪穹、南二里、過一石梁、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為三營道、由岐西南、過熟水塘、行塢中、為浪穹間道、蓋此地已為浪

穹崔慶、犬牙錯壤矣。于是西南从支坡下、一里、過熱水塘、有居
廬、遠之、予南行勝間、其塢擴然大開、八里、有小溪自東而西、往
越溪、又南、東眺三營、居廬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
流、逼西山之麓、其疇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為浪穹境矣、又
南十里、則大溪自西而東向曲、由其西、有木橋南北跨之、橋左
右皆村、廬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復自東而西向曲、又度橋
而行、溪之東三里、于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踞東南陔隴
而行、四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
坳、陔之頗危、梁之南、居廬亦盛、有闕帝廟東南向、是為大屯、

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自東大山
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針、東西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搗、出
洞鼻之東垂、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西
山既分懸塢中、塢亦若界而為二、于是又西南行勝間、一里、轉
而西、一里、過一小石梁、其西則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
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自西而達于城、乃遵堤西行、極似明
聖蘇堤、雖无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
能及也、湖中魚舳汎汎、葦草新蒲、點瓊飛翠、有不盡蒼茫、无儘
嶽灑之意、湖若苾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

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廻崗、高四丈、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蛇石也、龜與蛇交盤于一阜之間、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南、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于重湖之內、龜之上建玄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氣臺、予循龜之南、見其喙中沸水、其上蚤覆出、為入擊缺、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予、遠至、留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崗之下、亦新建一菴、予以入城急、不暇遍歷、由崗臺西復行堤間、一里、度一平橋、二里、入浪穹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護明寺、憇行李于方丈、寺東向、南為文昌閣、又南為文廟、

皆東向、而溫泉即洋溢池之北、既憇行李、時已過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見、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酌及更、仍命其長君送至寺、宿焉、

十九日、何君復具食于家、攜行李入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匏石讀書處也、上午、何君具舟東關外、拉予同詣、即四人同登舟、舟小僅容四人、二舟受八人、遂汎湖而北、舟不用櫂、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見漁舍二三家、有斷梗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綴亭、縮納湖山之勝、命予預題聯額、予唯唯、眺覽久之、仍汎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

如葫蘆、而中東如葫蘆之頤焉、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燕碧、海名洱源、東為出洞鼻、西為劇頭村、北為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南出而為湖、海子中央、底深四丈、而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从水底噴起、如貫珠聯璧、結為柱、上躍水面者一許、从旁遙覩、水中之影、千花萬蕊、噴成珠樹、粒、分明、絲、不亂、所謂靈海耀珠也、山海經所謂洱海源出羅谷山、即此、楊太史有泛湖窮洱源遺碑沒山間、何君近購得、入將為立亭以志其勝焉、从海子西南涯登陸、西行田間、入一菴、即護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食菴中、為之醉飽、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又入

小港、何君為姻家拉去、二幼即留侍、令二長君同予還、晚食而臥、文廟西廡、二十六日、何君未歸、二長君清晨前候飯、乃携盒抱琴、竟堤而東、又為九氣臺之遊、擬浴于池、而浴池无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池、還、乃已、遂由新菴掬蛇口温泉、憇弄久之、仍至九氣臺、撫琴命酌、何長君不特文章擅蒸、而絲竹俱精、就龜口泉瀹雞卵為食、味勝于湯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腸、下午、乃返、西風甚急、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以風韵、其聲冷、山水之調、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日、何君歸、飯于前樓、以其集示予、中有為予咏者、予亦作二詩以酬之、

二十二日、何君特設宴、余、以小疾欲暫臥、懇辭不可、強起赴酌、何君出谷真迹、楊升菴手卷相示、

二十三日、何長君聯騎、同為佛光寨之遊、佛光寨、乃浪穹東山之最高而險者、東山北自觀音山南下、一穹而為三營后山、又穹而為佛光寨、三穹而為應靈山、其勢皆崇雄如屏、連障天半、遙望雖支隴、其中實多巖崖、不易扳躋、故佛光寨風稱天險、以寺后土、其地建靈光寺、以寺后而上、有一女閨甚險、言一女當

閨、當莫之能越也、予聞其勝、故與長君先及之、仍从九氣臺十里、過大屯石梁、已折而重建橫木橋以渡、从東北行、五里、轉而東、从徑路、抵東山下、乃沿山北上、一里、及靈光寺、門東向、下臨遙川、其前雖大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樓后殿、兩廡為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今且就地矣、予至、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為呂揮使之子、其二長者、其叔也、具食相餉、為言一女閨之勝、欲登之、諸君謂日晚不及、下午、諸君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戚家、予獨留寺中、為明晨遍歷之計、

二十四日、索飯、同寺僧、以寺后躋危坡而上、二里、有歧、北盤入
峽者、向寨址道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閨道也、余
从其上、一里、凌坡之脊、隨之南轉、俯瞰脊東盤峽中、有遺址、圍
墻、乃普顏薦之舊寨也、反在其下矣、一里、峯頭有石壘、以其
下東轉、南突危崖、北臨寨底、線徑橫腰、

二十五日至月終缺

後另起

西南遊日記十八

雲南

己卯三月初一日、何長公以騎至丈廟前、再饋食為包、乃出南
門、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
有水自西峽出、即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即天馬山橫夾之、
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茈碧湖南坡、膝間、抵
練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一里、北崖石
峰、聳立、聳首西頤、其內塢開、有村當聳首下塢中、名山關、聳首
之上、有神宇、踞石巔、望之突兀甚、蓋即縣后山、自三台分支南
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西曲、南與天馬來成東西塢、循

溪北岷中、三里、西抵大脊之下、折而南、渡澗東、循東山南一里、
為閭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
坑、鳳羽之水南來、鉄甲塲之澗西出、合而搗東岷下、踞乃綠崖
襲其上、一里、出扼坑之南、村居當坡東、若縮其口者、由是村南
山西塢大開、西為鳳羽、東為啓始后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開、
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駟、北抵于此、二十里、皆良田接膝、縮谷成
村、曲峽通幽、入靈臯夾水居、古之朱陳村、桃花源、寥落已盡、而
猶留此一奧、亦奇也、循東山而南、為新生邑、五里、折而西、度塢
中、截塢抵西山鳳羽之下、是為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

司、一流一土、尹姓、名忠、號懋、亭為呂揮使夢熊婿、呂夢熊先馳使導為居停、
而尹以捕緝往、后山、其家出飯待客、甚豐、薄暮尹還、更具酌、設
鼓吹焉、

初二日、晨食后、尹具數騎、邀予遊西山、蓋西山即鳳羽之東、垂
也、條崗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為土主坪、南為白王寨、是
日飯于白王寨北、支帝釋寺中、其中連疊三寺、而无僧居、皆言
避寇也、以土主廟西上、十里、即關坪、為鳳羽絕頂、其南白王廟
后、山更高、不及登、
初三日、尹備騎、命四人導游源洞、晨食後行、循西山南五里、過

村有山橫亘塢南、大塢至是南盡、分為二峽、西峽路由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一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駟村、度三澗、東抵一村、上坡循東山南渡東澗之西、乃南踞陂崗、則東之蠟坪廠山、與西之橫亘山、又夾成小塢、南四里、乃折而東踰坳、下見一水自壑底出、即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湧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間一穴、大三尺、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為鄧川州指紳楊南金筆、水不从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其入處逼仄深墜、

如茶陵之后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燃松明以入、南入六丈、路分為二、下穿為穴、上脊為樓、之上、又分二穴、穿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隘峽頗深、即下穿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穿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八尺、澗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榻、或中盤旁叢、分合間錯、披隙透窺、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着手即膩、不可脫、蓋其洞烟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于僣僕、而益僧其煤膩、乃透柱隙南入、有水貯柱底盤中、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盆盎、頗似粵西洞仙田之類、第不能如其多也、進一里、墜穴

西下其深五尺、夾而南北、下平上湊、高與濶一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丈、窘縮不可進、乃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披隘以入、數丈、洞漸低、匍匐愈難、又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批隙東轉、又入數丈、其內高濶、與南入者同、乃西、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覺空洞、即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乃見天光、遂升岷出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水从亂穴中汨、出、遂成溪、北去、清冷徹徹、骨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愜幽興、仍踰西岫、稍南、遵花甸路、遂橫涉中溪、西上橫亘山之東坂、沿山陟壠、五里下、出上駟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

村、遂由小徑、遵西山隴半、搜剔幽奧、上下崗坂十餘里、抵暮、返宿于尹宅。

初四日、尹備教騎、循西山而北、一里、盤西山東出之嘴、一里、見山麓有樹撐空、出馬下、其下水殼涼、出樹、則泉穴自山底東透隙而出也、一里有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一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亦此間大聚落也、由村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澗、又北上逾崗一里而下、是為鉄甲塲、有溪自西山東注、村庐夾之、前閤江門南、當峽扼水、小山又東、踞為此中水口、南北環山二支、又交于前、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

此山自西山橫拖而東，為鉄甲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其西南之麓即鉄甲，東北之麓即閩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為鎖鑰焉。騎登其上，返飯于鉄甲場居民家，置二罇于架上，下煨以火，揷藤于中而遙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村氓俱慣走緬甸，皆多夷貨，以孩兒茶點水餉客，茶色若臙脂而元味。下午仍从波大邑盤泉穴山嶺，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圓山，風雨大至，沾濡而還。

初五日晨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由宴于莖山，即土主廟北新塋也。坐庙前觀掃祭者，紛々奢者攜一猪，就莖間大炕之而祭。

貧者一鷄，就莖間弔殺之，亦烹以祭，迴憶先塋，已三違春露，不覺憮然，急返而臥。

初六日欲別尹公，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必再屈暫停。適村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登嶺，隨之。下午返，呂君果至，相見甚歡。

初七日，尹又備騎，同夢熊再為清源洞之游。先从白米村，截川而東，二里，遵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庙，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湧出，崖磊々，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幽清。土人之耕者，見教騎至，以為追捕者，俱釋耒而趨山，走險呼

之、趨甚急、又南二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仍西渡中溪、徧觀西山形勝而返、下午、予苦索別、呂公代為尹君、而甚篤、是日、宴張氏二公子、客去、猶與呂公洗盞更酌、陳樂為胡舞、曰、緊急鼓、

初八日、同夢熊早飯別尹、三十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期中旬、晤榆城、予入文廟、命僮僕借炊于護明寺、而后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予不至、已先一日趨榆城矣、予乃促何長君定夫、為明日行、長君酌、級錫泉為浴而臥、初九日、飯于何處、比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長君次君、以榼饌

于南郊、南二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梁度之、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一里、有小昇踞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于上、為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崆水口、既極逼東、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懸以鎖鑰之、燕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之水、出于昇東、鳳羽之山水、出于阜西、二水合于昇南、為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行二里、有木橋其上流、度之而東、應山舖之路、自東北逾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山、即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即天馬東盡之處、二山壁湊、急流搗其中、為浪穹諸水所由出、踞以橋東、即隨流南入峽口、有五家當峽而居、為巡簡司、時風雨大至、少礙于跨

橋樓上、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峰、出沒閃爍、坐
久之、強担夫行、初从東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峽轉而西、曲
路亦隨之、一里、復折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崖而居、按志、有龍
馬洞在峽中、疑即其處、而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
崆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為橫檻以扼之、或為夾門以束之、或為
齟齬、或為劍戟、或為犀象、或為鷲鳥、百態以極其搏極截之勢、
而水終不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漂之、百狀
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二崖身、夾一線、透
腋、轉覺神旺、二里、碩西崖之底、有小穴、當危崖下、東向、與波流

吞吐、心以為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
言、普陀崆中有熱水洞、門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湧出、如沸
湯、人入洞門、為熱氣如蒸、无不浹汗、予時寒、然穴在崆底、甚深、
且已過、不及下也、一里、峽盡、前散為塢、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
抵塢、是為下山口、蓋崆東之山、即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脉遞
而東、乃南衍為西山、灣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流西上、
中開為南北大塢、而弥苴、佉江貫其中、為峽口之南、有村當塢、
為鄧川州境、于是江西、岍、夾堤垂楊、路从東岍行、六里、抵中所、
時衣已濕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為飯、入叩刘陶君、
金名一

劉公出酒慰寒、遂宿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
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

初十日、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始入、及飯、而肩担夫逸去、
劉公令人覓小舟于江岬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以陸
行、言西山下有湖可游、欲與予同泛也、蓋中所當苴佉江出
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堤導江、為中流所、東山之下、有
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為東湖、流為閭地江、是
為東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為綠玉池、南流
為羅時江、為西流所、故其地有三江之名、然練城之三江合流、

此所之三江分流、雖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嘗相入也、予與劉公
西過大石梁、乃跨苴佉江上者、西行膝中一里、有橋跨小溪
上、即羅時江也、橋之北、水塘瀲灩、青蒲蒙茸、梁之南、溪流如線、
蛇行兩畦間、因踞橋、坐而待舟、北望海花村、綠玉池在里外、而
隔浦路濕、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
川之上、亦有中所、即此地之介屯也、予自雞山西下所托宿處、
大約至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上盤相對、但各閭山脊
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圯、鐘山峙橋西北、溪始
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始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

絕頂間、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
導其東麓南行、二旁膝低于溪、壅岍行水于中、其流雖小而急、
二里、二岸漸平、而走塗中壅、舟膠不前、劉與予乃登岸行隴、舟
人乃凌波曳舟、五里、又下舟、少曲而西、一里、南挺而下湖、中
芟蒲汎、多有連燕為畦、植柳為岸、而結廬于中者、汀港相間、
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窅然罨畫、條、有江南風
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
種蒜大如拳而味吳、鶯粟花連疇、接隴于代、黑柳鏡波之中、景趣
殊勝、一里湖盡、西南瞻鄧州治、當山脈曲間、居廬寂寞而元

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年遷于德源城、以艱水、還故處、大路
在湖之東、弥苴佉江西岍、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并湖
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中、一里、有路自東橫亘于西山、即達州
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梁以洩水、舟由堤北東一里、穿橋
南又一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即北从中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
路度橋南、俱南向行、予揮手別劉君、令速返、予遵大道南行、始
見路東有小山橫亘塢中、若當門之檻、截塢而出者、為德源城、
蓋古迹也、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二端、各不屬于大山、之
西與臥牛相夾、則羅時江與鄧州驛路从之、山之東與西山灣

山相夾，則弥苴佉悶地二江从之，三里，从其西峡傍卧牛山東突之嘴行，卧牛山者，鄧川東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峰，一小峰，相属而下，大者名卧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牛大，今俱呼為象山。湊峡之間，有十家當道，是為鄧川駟，過之上盤西山之嘴，始復及但僕，遂南望洱海，上關而北，而德源横亘之南，尚有平疇，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盖萬里之脉，至洱海之北，而始低度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度一峡口，其峡自西山出，横陟之而南，上坡間二里，有坊當道，踰坡南行，始與洱海近，一里，西山之坡東向而

突海中，是為龍王廟，南崖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担先覓寓具食，予併探此而後中食，乃从大路東，一里，下至海崖，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家居，廟中，廟前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从石南墜坑下一丈，其坑南北横二丈，東西濶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則水貫峡底，小魚千萬頭，襍沓于内，漁人見予至，取飯一掌撒，則群叢而嘍之，盖其下有細穴，潜通洱海，但无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洞有畜崖曲之間，水石交薄，崖内邃而抱水，東向如玦，崖下挿水中，空洞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

而周身俱油、為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又烏有矣、崖之后、石聳片如芙蓉裂瓣、从其隙下視之、多有水漱其底、盖其下有潜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宕、當路左、其東崖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為消長、从其側交大路而西踰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村者、尚隔一箬路、西峽間、又西一里、越坡而下、一里、陟箬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腋、抵三家村、問老嫗、指竒樹在村后田間、一里、至其下、其樹南臨深岸、而南幹半空、直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庙竒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開、增一瓣、與省會之說同、但開時

香聞甚、遠土人謂之十里、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

四大景、

下關風上關花、
蒼山雪洱海月、

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吳產、有水蓮

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无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瓣、其葉而已、村南下坡、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而晚食已熟、劉公所倩担夫已去、另倩為明日行計、

十一日、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南一里、西山之支、橫突而東、為龍首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峰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峭南嶺而東北轉者、為龍王庙后諸山、迤邐从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

盡于天馬、南峙者為點蒼、而東垂北頽、實始于此、所以謂之龍首、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為榆城北門、鎖鑰、俗又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門、出南門、乃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后如列屏、前如連袂、所言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為坑也、一里、過第二峽之南、村當大道之右、曰波羅村、其西山麓、有蛺蝶泉之異、予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担人趨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栖僧舍、而予以村南西望山麓而馳、二里、有流泉淙淙、溯之、西一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崖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鑿、稍東、其

下有小樹、一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生蝶无异、又有千萬真蝶、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于泉面、繡絲絡繹、五色煥然、游人俱以此月、羣而視之、五月乃已、予在粵西三里、陸叅戎即為予言其異、至此、又以時蚤未花、問土人、或言蛺蝶即此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一里、有此二奇葩、一恨于未盡、一恨于已落、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后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踞之、始无路、二里、近南、峽乃得東

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躋其坡甚大遇樵人問何往予告以尋山一人曰北路从峡南上无他奇南峡中有古佛洞甚異但懸崖絕壁恐不可行无引者亦不能識一老人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為險阻予何難前導乃解長衣併所折蟻蝶枝負之行西上一里折而南三里又西向懸躋又一里竟凌南峡之上乃第三峡也于是緣峡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絕壁積雪皚皚當石崖中旭日映之光艷奪目下瞰南峰與崖又竝峙成峡其內墜壑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庐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此坡上而南折西入也二里崖石愈巖葉對崖穹環

駢繞蓋前猶下崖相對而至此則上峰俱迴合矣又一里盤崖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崖飛騫刺空下崖倒影无底導人言上崖腋中有洞曰大水下崖腋中有洞曰古佛而四瞻皆无路導者曰此度石昔从上崖墜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為之塞乃由度石之西扳枝直墜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而不濶中亦三層下層墜若罅井俯視窅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爍灯而入甚深今級廢灯无不可下矣中層亦辦排楞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榭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室

絡中挂、上層在中洞右崖之后、盤空上透、望頗窳窳、而中洞
二崖中削、內无从上其前門夾處、二崖中湊、右崖前削、石痕如猴
少、刻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
側、與左崖雖中懸二尺、手无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躍
陟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无从覓、予宛轉久之、不得度而
下、尊者云、二年前、有一僧栖此、崖中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
去、佛移其疊級架梯、亦久廢无存、今不覺閉塞、予云、不閉塞不
奇也、乃復上度石、从其門捫崖上、崖亦迸隙成門、南向亦高
不濶、與下洞同、第無其層疊之異、峽左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

聲、北向入三丈、峽窮而踞之上、有窪當后壁之半、外聳石片、中
刻如蒼蘖、白以手摸之、內圓而底平、乃天成貯泉之器也、其上有
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痕、白側有白磁
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復下度石、尊者乃取樵后峽
去、予循崖東下、一里、當南崖之口、見有歧在其側、東向草石中、
可免北行之迂、从之下、甚大、路屢斷、忽續、東下二里、折而南
平下、及麓、渡東出之澗、南巨石高穹、牧人多踞其上、見予自
北崖下、爭覘眺之、不知為何人也、南一里、及周城村后、東出又
一里、入夾路之衢、則龍首關來大道也、遙望洱海東濤、蒼山西

列十九峯，維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二重。北重龍首，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后，又起為南重，自無為而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前為某村，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為鷺鼻嘴，即羅刹石也。洪圭之后，有峽西北通蒼甸，不特山，從此疊二重，而海亦界二重也。十里過某西，瞻有路登山，為蒼甸道。東瞻某村，居廬甚富。又南逾東拖之崗，四里過二鋪，又十一里半而過頭鋪，又十二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于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何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坐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于雪痕之間，令人神思

悄然。

十二日，僧具騎挈食，候何公同為清碧溪遊。出寺南一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即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即演武場。又南二里，過石馬泉，一方在坡坳間，水以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慧山，甃為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始見有石馬，故名。一里為石一塔寺，前有諸葛祠，併書院。又南過中禾玉局二峯，一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峰東環而下，二里盤峰崗之南，乃西向覓小徑入峽。中西望重峰，崦映最高一峰當其后，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疋練，界青溪山。有溪以

峽中東注，即清碧之下流也。从溪北，踞崗西上，一里有馬鬣在左崗之上，為阮尚賓之墓。以其后西二里，踞峻凌嵯，高穹溪上對，與崖駢突如門。上聳下削，溪破其中出。从此以內，溪嵌于下，崖夾于上，皆逼仄深窅。路緣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馬不可行。乃令人守馬于溪側，頽僕亦止焉。予同策阿父子與二僧溯溪入，屢陟其南北，一里，巨石蹲澗旁，二嵯崿石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后峰垂雪，正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挂幅中垂，幽吳殊甚。覺宗輒解篋酌酒，凡三勸酬。二里，其水搗峽，瀉石中，石色光膩，文理燦然，頗饒烟雪之致。于是盤峽而上。

一里，北峰稍開，得高穹之坪。又一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循澗西向。二里，直逼夾門之下，則水从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一丈，而下為澄潭，廣二丈，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嵯之槽，為水所汨，高雅一丈，膩滑不可着足。見二僧已逾上崖，而父子欲从澗上，予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踞峰槽，與水爭道。為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頂，急躍而出，踞石絞衣，扳此崖，登其上下，瞰予失足之槽，雖高一丈，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膩滑尤甚。即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无可階也。又逾西崖，下覩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

光怪得未曾有。有潭三面石壁環竄，南北二面石門之罅，其高
參天，后面即峽底之石，高二三丈，而脚嵌巖突，下與二旁聯為
一石，若剖半盞，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巖之上，如簷覆潭者，
亦元滴瀝，拋崖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東面而溢，車轉倒槽道，如龍
破峽，予从崖端俯而見之，急扳崖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
人心，覺一毛一孔，无不莹澈，解濕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
背，冷堪滌煩，暖如扶繡，乃披衣又登崖端，从其上，又西逼峽門，
即潭左環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度空，可當亭榭之憩，前有地如
掌，平甃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可全見，既前，予欲再窮門

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峰，何父子不从，予乃折北崖中垂處，西向
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又一里，
踰峽門北頂，又平行西二里，其內二崖石壁，又高駢夾起，門內
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傍北崖削壁无痕，不可前度，乃以石
條緣崖架空，度為棧道者五丈，是曰仙橋，之下，正門內之第
二潭所匯，為石所蔽，不可見，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
北斷，乃趨其級南墜澗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
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二崖又駢
對如門，下二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下又漸

其中亦澄碧淵渟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僻之上水从上
澗垂下其散瀑而前則从塊石澗東注二潭矣予急于西上
乃从澗中歷塊石而上澗中于是无纖流然塊石經衝滌之餘
不特无汚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扳之上矚二崖危轟直
夾而弥極雄厲上二里礮石高穹滑不可上乃从北崖折陟箬
中崖根有小路為密箬所翳披之而行一里更从叢篁中披跋
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路断无痕予莽披之去巾解衣扳竹為
絙又踰一里其下壑底環轉而北與垂雪后峰又界為二重无
从竟升聞清碧澗路有可逾后崩通漾漫豈尚當从澗中歷塊
耶

乃下从旧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當夾門逼
束之內左崖即仙橋高橫于上乃从潭左扳磴隙上仙梁逾東
崩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无人迹急東下沿溪
出二里至休馬處何父子已去独留碩僕守飯于此吸之東出
過阮墓从墓右下渡澗由澗南東向上崩路當南逾高崩乃為
感通間道予東逾其餘丈一里下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
須西南踰高脊乃得又折而西南上脊望崖而登竟无路可循
也一里登崩頭乃循崩南西二里乃下度一峽折而南松檜翳
依淨宇高下是為宕山而感通在其中盖三塔感通寺有僧庐

三十六房、而三塔列于二旁、搃以寺前三山門為出入、感通、隨
嵯、逐林、各為一院、元山門、搃、而正殿所在、與各房等、正殿之
方丈有堂、衆俱以大雲堂呼之、時何父子不知止于何所、方逐
房探問、中一房曰班山、北上、得何公所止靜室、與之席地而飲
焉。

十三日、同何與赴齋別房、因遍探諸院、時山鵲花大開、各院元
不燦然、中庭院外、喬松修竹、間以茶樹、高三四丈、絕與桂相
似、時方採摘、无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又曝、不免黧黑、
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大祖高皇帝賜贈、

無極歸雲南詩十八章、前后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馬
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遂蒙厚眷、后从大江返
故土、帝親洒天葩、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
臣詩、作送歸、今宸翰已不在、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謖大
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
有御製文、何獨詩而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在其北、僧為禪
茗設齋、已乃由寺后西向登嶺、覓波羅岩、寺后有登山大道二、
一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一里至小佛光寨、疑与昨清碧
溪中所望雲痕中懸處相近、即后山所謂筆架山之東峰矣、一

永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六里至波羅岩、時予與何君喬梓騎而行、離寺即无樹、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而登一里、逾崩而西、其崩亦南與對山夾澗為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疊成岩、南臨深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挿天、而尖峰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山之具體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疊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岩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瀹茗炙麩為餌、以啖客、久之乃別、从旧路七里、過大雲堂、時僧待于班山、乃入而觀、馮韻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

存迹、問升菴遺墨、尚有二扁、寺僧恐損、藏而不揭也、其前有龍女樹、从根分挺三四丈、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濶二寸、而綠潤有光、花白、小子玉蘭、亦木蓮之類、而吳其名、予折其枝而行、東下坡一里、東出大道、二小塔峙而夾道、其南有小村曰上陸、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梁、而入大理郡城南門、徑大街、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即已至、以暮不及往、出北門、過吊橋、折而西北、入大空山房、而遂宿焉、十四日、觀石于寺南石工家、何與予、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公

所取者、有峰巒點綴之妙、予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遍游寺殿、寺在第十峰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三塔、四旁皆高松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頽、簷瓦半脫、已岌、矣、樓中有鐘甚大、徑可一丈、厚一尺、為蒙氏時鑄、其穀聞可八十里、樓后為正殿、后羅列諸碑、而中谿所勒黃老人碑俱在焉、其后為兩珠觀音殿、乃立像、鑄銅而成者、高二丈、鑄時亦三節為範、看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象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迴廊、諸像甚整、而

廊傾不可蔽焉、自后歷級上、為淨土菴、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櫺間、各方七尺、厚一尺、北一方為遠山、濶水之勢、其波流滌折、極變化之妙、有半舟、度尾汀烟間、南一方為高峯疊嶂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化、此二石與清真寺碑、跌枯梅、為蒼石之最古者、新石之妙、莫如張順寧所寄、大空山樓間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于舊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為俗筆、而画苑可廢矣、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亦然、淨土之北、又有一菴、其殿內外庭除、皆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

而清真別新製以為欄壁之用焉。其菴前臨玉皇閣道院而略由前殿東鞏門入紺宮三重。后乃為閣而竟元一黃冠居守。中空戶圮令人悵然。

十五日。是日為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于城西演武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元不至。滇中諸夷物亦无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食后。何公以騎同予。从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村。止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徒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又西上一里。乃登其塋。脉自峰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為案。頗有結庐。

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寺后。折而南。過李中豁墓。乃下馬。拜之中豁元子。自營此穴。傍寺以為皈依。而就知佛宇之亦為滄桑耶。由西石戶村入寺。同巢阿趨街。而中途雨霰大作。街人皆寂。予乃同何返寺。

十六日。何同乃即往街子。予由西門入。叩夢熊乃即。訊其寓。得于關王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往街相馬矣。予乃仍由西門西向一里。入演武場。皆結綑為市。環錯紛紜。其北為馬場。千騎交集。一人騎而馳于中。更隊以覘高下焉。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无从。遇僧。覓麪為飯。觀場中諸物。多粘布。及銅。

器木具而已。元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剏村塾中物。及文時教種。元舊書也。暮返寺。

十七日。何巢阿別予而歸。予約自金騰東返。仍同盡點蒼之勝。目下恐漸熱。先為西行可也。予乃送至寺前。乃即南入城。遇劉陶石及沙坪徐孝廉。知呂即已往馬場。遂與之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既而乃辭呂。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无佳者。乃仍覓麪為飯。后覓碩僕而不得。返寺。而碩僕竟已在矣。

十八日。早起。覓米炊飯。天甚晴霽。予乃由東門入城。定巾。買竹箱。修舊篋。再過呂寓。叩劉陶石呂公二人。呂公乃命其僕為覓担夫。予乃返寺。

十九日。早過呂寓。二公留予飯。同劉往叩王膺虞父子。蓋王亦劉戚也。王在西南城角內。其前即清真寺。門東向。南門內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即所謂回堂也。殿前檻陞窓櫺之下。俱以蒼石代板。如列畫滿堂。而獨不得所謂古梅之石。返寺。所定夫來索金如添。予不許。有寺內僧欲行。予索其定名。仍指不即還。令人追之。曰願行矣。

二十日。候夫不至。乃予以重物寄覺宗。令碩僕與寺僧先行。予仍

入西門清真觀石碑上極痕乃枯槎而无苍白紋黑質尚未能張
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山而南過七
里五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前入道其南有一二家夾道曰上
睦又南十里過楊和舖折而北風雨大至一里有教家倚西山
下為潭子舖其地為趙州屬北五里折而西又北十一里有溪
自西峽來入是為核桃箐渡箐溪又北五里又有一二家倚西
山下為茅草房溪二旁至此始容斂岷之勝然犹枯槎之綴于
箐底也是日榆道漾瀟下首趙州大理蒙化諸迎者蹀躞雨中
其地去四十里梁尚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邊旅肆為諸迎者

所踞遂問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Empty rectangular frame]



